

【城记】

## 喜欢喝茶的城市

□程兆强

中国有多个以喜欢喝茶出名的城市，像成都、重庆、广州、杭州、北京等城市。济南算不算？没有人下定论。不过，我个人觉得，济南应该算一个，因为济南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，都爱喝茶。

说济南人爱喝茶不是凭空说。以我家为例，我的奶奶、父亲、叔叔以及我岳父家的人，都爱喝茶。他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，不喝茶的日子少，是地地道道的“老茶客”（济南话指好喝茶的人，客读kci）。也可以这么说，喝茶是我家“开门七件事”里的一件，不可或缺。除了我家，我观察过周边的人，他们也大都爱喝茶。记得住平房小院的时候，街坊邻里之间走动频繁，不是你到我家串门子，就是我到你家聊闲天，无论谁到谁家，来者都是客，主人都会把家里最好的茶叶拿出来，沏上一壶。这是济南人待客的“礼数”。

那时候，不是过年过节，如果你穿着簇新、齐整的衣服出门，恰巧在街口遇到街坊邻居，那邻居同你打招呼，一定会说：今天穿得这么好，去哪里喝“大茶”？更有趣的是，老济南人还把平日里舍不得穿、只有走亲戚时才穿的衣服，叫作“喝茶的衣服”，把那茶叶呢称作“叶子”。老济南人招呼邻居到家里玩，会说：走，家去坐坐，给你倒壶好“叶子”喝！可见，喝茶对济南人来说，是一件既庄重又开心的事。

一般说来，喝一壶上好的茶，除了茶叶要质地好外，另外还需具备两样：一样是泡茶的水要好，一样是喝茶的地方要好。水好，就是人们常说的好水泡好茶，上品茶叶需配上乘水冲。至于喝茶地方好，指的是喝茶的周边环境好，室内喝茶室要雅，室外喝茶景要美。上面的这两样，济南都不缺。济南是泉水之城，有名泉七十二，泉水清冽甘美，上乘的泉水泡茶，茶水自然绝佳；济南的景色好，山青、水秀、湖美，小桥流水似江南，品茗的好地方处处是。

济南人除了平日里喜欢喝茶外，更有用泉水泡茶消暑的习俗。

炎热的夏天，不管是在趵突泉边、黑虎泉旁，还是在泉水人家、曲水亭上，那茶烟袅袅，泉水叮咚，清新清爽的意蕴，令人心旷神怡，让夏日的燥热消失殆尽。除了在泉边湖畔大大小小的茶肆里消暑，街边巷口茶摊上卖的“大碗茶”，更是去暑解渴。在老济南的街头，常有卖“大碗茶”的茶摊，其茶水也好，其价格也廉，与出名的老北京“大碗茶”，有的一比。
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有一段时间里，我常去泉城路，街上的一个茶摊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那是个小茶摊，两张小矮桌，七八个马扎，五六个花花绿绿的暖水壶。摊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，她和蔼可亲，待人热情，独自一人照看着茶摊，还捎带着卖报纸。并且，时不时还给问路的行人指路。我每次去泉城路，都会在茶摊前坐一坐，买上一份报纸，喝上一碗茶水。那坐在法桐树下茶桌前，边喝茶水边看报，闹中取静、恬然自得的舒服劲，现在想来还留恋。那时的“大碗茶”，碗是粗瓷家常饭碗，茶是茉莉花茶水，一碗茶水两毛钱，很平民化。

2012年5月，“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景区”效仿老济南的市井特色，在趵突泉、黑虎泉、五龙潭景区撑起茶桌卖起了“大碗茶”。“大碗茶”用泉水冲泡，青花瓷碗，茉莉花茶，售价两元一碗，市民和游客在风景优美的景区里，品茗、赏泉、避暑，别有趣味。

从居家过日子的离不开茶，到街头巷口、景区园中开怀畅饮的“大碗茶”，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，水乡江南一般茗香袅袅茶韵悠悠的济南，真是一座喜欢喝茶的城市！



明府城史话  
 投稿邮箱：lixiazuo@163.com

## 我爱济南古城

□朱文兴

将军庙片区称之为济南老城或济南古城，以保护、修缮和提升为主，不宜开发。有人把芙蓉街曲水亭将军庙街这个片区定性为棚户区，这是错误的。诚然，这里不少院落房屋破旧，缺乏卫生设施等现代化的生活条件，确实应该加以提升和完善，为这一片区的市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。但这里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棚户区，而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街区。

我爱济南古城的老建筑。芙蓉街曲水亭和将军庙街两个片区有不少明清以来的老建筑，如寿康楼街上的题壁堂，是山东省和整个北方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戏楼，连同其西侧的升阳观（吕祖庙），构成一组始建于金代，扩建修缮于明清两代，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群。芙蓉街北首的府学文庙，是创建于北宋、重建于明代的文化胜迹，布局严整而壮观。将军庙街西头的天主教堂，曲水亭街与后宰门街交汇处的基督教堂，在宗教界都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鞭指巷有济南唯一的状元府陈冕状元府，虽幸得留存但已腐朽墙塌破败不堪，陈冕曾是清代最年轻的状元，他热心于公益，为赈灾不惜变卖家产，救助受灾百姓，深受济南人爱戴。可见，这两个片区看似房屋破旧，是济南已经仅存的宝贵历史

## 一座苏钟

又犯了难，这钟如果带回家，后果可想而知。父亲思量再三，他带着苏钟去了一位老朋友家，寄存在那里。

二弟的婚期越来越近，每当母亲问钱攒得怎么样了，他就支吾着说快了。就在婚期临近要露馅的时候，恰巧厂里通知父亲去甘肃天水出差一个月。父亲悄悄地把买钟的事全盘告诉了二弟，很抱歉地说，你结婚我拿不出钱来了。二弟听后说：“爸爸，你不用担心，结婚用的钱我已经攒够了，我就说你把钱给我了，你放心地走吧。”父亲像得到赦免一样高兴，收拾好行李立马离开了家。当他出差回来，二弟的婚事已经办完了。母亲最终还是知道了这件事，数落了父亲一顿。父亲不接话，只是笑笑。其实母亲也知道这座钟是很稀罕的，过了一段时间，等她消了气，父亲把苏钟搬回了家，摆放在冲门最显眼的地方。

这名贵的苏钟雍容大气，有三部分组成：上方是长方形的钟头，中间是屏风似的框架，雕刻精美，下面是造型美观像小炕桌似的托盘，托盘中间有一根转轴。父亲说：“这钟头太沉，有十几斤重，有了转轴就很方便了。”说着，他把钟头转了90度，拿着扁把的钥匙哧哧地上起弦来。上完弦，把钟头复原。他指着白色的瓷盘说：“你看这三根表针，时针是透雕的花瓶状，分针是鱼纹状，这秒针只有丝线那么细，长度却贯穿整个表盘，样子像古代的长矛，一秒一秒地走了100盘，一点也不变形，这做工，这材料太好了。”他又指着衬托表盘的铜板说：“这上面的葫芦图案是用手工磨出的，寓意福禄，这钟还是双铃的呢。它每15分钟报一次时，每

史文化街区，千万不能再轻言拆迁开发。如果盲目拆迁开发了千年古城济南最后仅存的这两片历史文化街区，无疑将成为历史的罪人！因为即使把题壁堂、陈冕状元府、天主教堂等有价值的老建筑保留下来，但整个建筑环境变了，历史文化街区的韵味、风貌和价值就失去了。按察司街片区、县东巷县西巷片区、宽厚所街片区、舜井街片区拆迁改造的结果就是这样，丁宝桢故居等被拆掉了，有的历史建筑虽保留下来了，但夹在高楼大厦之间，显得很憋屈很不协调，古城风貌荡然无存。

济南古城是济南的根，传承着济南的文脉。保护古城不仅是保护题壁堂、府学文庙、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和陈冕状元府等省级市级文化保护单位，整个片区和街巷系统要一并予以保存下来，这样才能体现济南老城区的韵味、风貌和市井风情。这一片区的街巷边、四合院里的名泉也很多，是展现“泉在石上流”、“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杨”的泉城风貌的风水宝地。如果把这两个片区定性为棚户区进行拆迁改造，建仿古建筑，古城风貌将荡然无存。令人欣喜的是，2014年11月，山东省政府公布了全省首批历史文化街区，济南的芙蓉街曲水亭片区、将军庙片区和山大医学院片区赫然在列，这就有了保护的依据。

建设现代泉城必须保护好济南古城。首先应把芙蓉街曲水亭片区和将军庙片区等这些有珍宝价值、不可复制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好：把必要的公共生活设施完善好，把公共服务提供好，方便市民居住、生活和经商，让济南老城区特有的市井风情浓起来；把陈冕状元府和题壁堂等古迹修缮、开放好，展示这个千年古城的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文化，吸引游客休闲旅游，让济南老城的老街巷活起来，既保持整体的历史文化风貌和市井风情，又跟上青春的旋律和时代的脚步。

逢整点，先报四刻，再打点，双铃苏钟很少见，太难得了，要不是先攒下那60块钱，这钟就到不了咱家。”此后，经常见父亲站在钟前，微笑着，端详着它。

一天，街道办主任带了两个人来我家，说这是八一制片厂的同志，要在济南拍《特字一号巨案》电影借几件道具。父亲看了介绍很爽快地答应下来，笑着说，你挑吧。来人真不简单，第一眼就看中了苏钟。然后又选了一台德国瓷座钟，还有一件明清时兴的红木照壁子。见来人搬着苏钟出了门，父亲忙跟了上去，一直送到大门外。看到人家走远了，转身对我说：“得半个多月以后才能再见到这苏钟呢。”过了些日子，苏钟送回来了，还给了几十元借用费酬谢。之后，再有客人来访，在介绍苏钟的同时，父亲总是忘不了加上一句：“这钟还演过电影呢！”言语中充满自豪。

受父亲的影响，大弟也非常喜爱苏钟。他跟着父亲学习修表四十多年，在苏钟制造工艺几近失传的当今，重新尝试手工制作，经过几年的苦心钻研，用他的工匠精神和精湛的技术，做出了与老苏钟难分伯仲的苏钟，受到收藏界的高度关注。

父亲去世后，不少人都想高价收藏父亲的苏钟，但我们想到这是父亲一生最喜爱的藏品，我们应该留作永久的纪念，就一回绝了。

如今，父亲最喜爱的苏钟，摆放在我家客厅里，它古朴典雅，使满屋生辉。看见它，总感觉父亲就在身边，看到它，就想起父亲的收藏故事。夜深人静时，听着那滴滴答答的声音，总觉得它是在诉说着那悠悠的岁月。

【收藏济南】

□刘荣芹

从小生活在钟表收藏之家，耳濡目染，自然比一般人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。记忆中曾听父亲说过，钟表有500多年历史，好像是起源于欧洲，因此收藏界格外看重瑞士的表、德国的钟。国产钟表要晚100多年，但值得收藏的不多，最受青睐的是苏钟。苏钟的问世在康熙之前，那时苏州一带这类钟表的手工作坊最多，才被定名为苏钟。苏钟的制作相当复杂，几百个零件全部手工完成。工艺精湛外壳精美，做一台苏钟要用几个月的时间，产量很低，当时的价格非常昂贵，就连达官贵人府邸中摆上一件都以此为荣。

所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收藏了几十年钟表的父亲还没有得到一座苏钟。那年春天，二弟的婚事提上了议事日程。母亲和父亲商量说，我算了一下，在家办几桌席席，再去北京旅游，大约需要90块钱。母亲说：“这钱咱拿吧”，父亲同意了。母亲又说：“你别往家买破烂了，再找点东西修修卖了，抓紧凑够这些钱给孩子结婚用。”父亲就开始四处筹钱，当攒到60元时，有一天，一位朋友把他带到济南一个大盐商后代的家里，在这里，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苏钟。苏钟按照个头有1到7号，1号最大，这是个2号钟。虽然经历了100多年，但是红木外壳油光发亮，还滴滴答答地走着，父亲像见到久违的老朋友一样高兴，问这钟卖多少钱？就像说书唱戏那么巧，对方一出价正好90元。父亲想到已经有60元了，再凑30元还是有可能的，当即拍板定下了，回去筹钱。那时人们生活拮据都没有闲钱，他这个3块那个5块借了多家终于凑够90元，立马把这钟买下。兴奋之后